



马敏学：也说竹林七贤（下）

让我们再看看竹林七贤在竹林中的抚琴啸歌。

琴，指五弦琴，在魏晋时代最为流行，凡名士几乎人手一琴。嵇康与阮籍是当时弹琴的一流高手，二人都有音乐理论著述。嵇康还创作了不少乐曲，像《长清》、《短清》、《长侧》、《短侧》，合称四弄，以及《风入松》等音乐作品。有人说神秘的琴曲《广陵散》，也是他创作的，只因带有反司马氏的政治色彩而假托神鬼所授。阮咸是弹琵琶的名家，他甚至依托琵琶发明了一种弹拨乐器，后人便以他的名字命名为“阮”。他对乐律的精通，时人给予最高的“神解”评价。

啸，指撮口打哨音。这也是魏晋名士用以显示自己名士身份和放达风度的一种行为艺术。喜时可欢快而啸，乐时可畅悦而啸，愁时可激愤而啸，忧时则哀怨而啸。阮籍是七贤中啸之高手，但是，在啸得如凤鸣龙吟一样的高隐之士孙登面前，则是小巫见大巫了。百家岩至今还有“孙登啸台”，记忆着1700多年前那摄人魂魄的啸声。

竹林七贤，作为名士，他们可以纵情饮酒，可以肆意长啸，可以弹琴，可以清谈，但是为什么要放诞呢？为什么要旷达而不拘礼法呢？原来，司马氏以孝治天下，推行虚伪的礼法，亦即礼制和法制，七贤的放诞和倨傲，则是对封建统治者虚伪礼法制度的抗争与蔑视。不过，他们最终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

这是在百家岩嵇康居所前上演的一幕人物性格鲜明的故事：柳树下，嵇康正赤裸着上



身，油汗直流地锤锻铁。向秀一边思考着《庄子》，一边“咕咕咕”地机械地拉着风箱。山外，司马昭的亲信钟会骑着高头大马兴冲冲赶来。他官场得意，刚刚荣任司隶校尉，掌管纠察京百官及所辖附近各郡，位尊权重。他来拜会嵇康，还带来司马昭扶升嵇康的喜悦，想象着嵇康热烈欢迎他的场面。可是，他来到篱笆院外，丝毫没有引起嵇康的重视，甚至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。钟会僵立在那里，束手无策。一边是乘兴而来反遭冷遇的朝廷大员；一边是有职无权的中散大夫七品小官，不理不睬。这场面着实有趣，着实尴尬，着实难堪。怒火中烧的钟会又不好发火，人家又没有请你，是你自己要来的呀！掉转头，走吧。这时，嵇康却住了手，高声说：“何所闻而来？何所见而去？”钟会又气又无奈地改了两个字悻悻然回答：“闻所闻而来，见所见而去。”你听到了什么而来？见到了什么而去？嵇康瞧不起这个见风使舵的小人，先是曹家的爪牙，现在投靠司马氏。我闻的是嵇康的大名而来，见

的是你嵇康的高傲而去！钟会的回答，充满了无奈、隐含了杀机。

钟会回到京城，就向司马昭扇阴风说：“嵇康是诸葛亮式的‘卧龙’，上不臣天子，下不事王侯，轻时傲物，不为世用，无益于今，有败于俗。不诛嵇康，无以清君王道。对大将军称王很不利啊！”司马昭终于点头，让钟会找借口“因衅除之”杀嵇康。

机会终于来了。先是嵇康不应山涛的举荐升官而写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，再是写《管蔡论》，为反叛的毋丘俭、王凌等辩解，惹恼了司马昭。而千古奇冤的“吕安不孝案”，终于促成了嵇康被杀的导火索。

吕安，也是个狂放不羁、诗酒清谈的名士。他与嵇康的关系最好。起初，他想到嵇康，便骑上马不远千里从东平赶到山阳，与嵇康见面。后来干脆把家搬到百家岩，开荒种菜，与嵇康、向秀一起灌园、打铁、饮酒、清谈，或者进山里采草药。可说是他们首开山水旅游之先河。吕安的妻子十分漂亮，吕安的兄长吕巽是钟会的得力干将，十分好色，奸污了弟媳，反恶人先告状，诬告吕安“挝母不孝”。不孝，在当时乃死罪。嵇康了解真相，指斥吕巽，为吕安伸冤。钟会得到司马昭的首肯，以反坐罪判了嵇康死刑。

刑场上，嵇康从容弹起秘不示人的《广陵散》，成为向司马昭发出的最后的生命呐喊。终年仅40岁。

嵇康之死，说明七贤的竹林之游不同于东晋名士的兰亭之会。他们活得远没有王羲之、谢安那样风流潇洒。他们度过的是暴风雨之前的平静。山阳竹林是一片短暂的“避风港”，他们逍遥放诞的表象后面，是一颗颗惶恐不安的心灵，他们等待着必定要炸响的震雷。正始十年，飞扬跋扈的曹爽一伙陪同皇帝到高平陵祭礼明帝，老谋深算的司马懿乘虚发动政变，诛杀了曹爽一伙，掌握了朝政大权。

政治形势的变化，促使了竹林七贤的分化。与司马氏有中表亲的山涛首先出来做官，先后侍奉司马师、司马昭、司马炎，成为司马氏家族政权的得力助手。他当初的竹林之游，也是避祸全身的权宜之计。王戎也“袭父爵，辟相国掾。”成为贞陵亭侯。

接着是阮籍、阮咸、刘伶相继被司马氏逼着做了官。嵇康听到司马昭准备任用他的消息，急忙躲到山里，去追寻高士，在山里见到具有传奇色彩的高隐之士孙登和长寿的道士王烈。可惜交游一场，想成仙而未成仙。两年后，因写《管蔡论》以及“吕安不孝案”而被抓，被杀。

嵇康作为竹林名士的领袖人物，他的死宣告了竹林之游的终结。

阮籍在好友死后，陷入了极度的苦闷和悲哀，更加沉湎于酒中，在公开场合更加谨慎，所写诗文，隐晦曲折。他本是七贤中内心最矛盾最复杂的人。当年啸聚竹林，放诞不羁，他就没有完全放弃现实政治，心中有着不懈的功名之欲和真正的人伦道德追求。因此，他在曹氏、司马氏两派政治势力的压力下，陆续在两边为官，总是心不在焉。他一方面不甘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，另一方面又无力与之

进行抗衡和斗争，这只能使他借酒浇愁，“消心中之块垒”。司马昭最终掌握军政大权后，又请他出来为官。他没有拒绝，只好虚与周旋，先是为了好玩，要求做东平太守，干了半个月，又回来做步兵校尉，天天与刘伶一起把校尉营厨中存下的三百斛酒喝完。他因此被后人称作“阮步兵”。司马昭想与他联姻做儿女亲家。他以酒醉60天的方式婉拒。最后，司马昭毫不客气地派人找他写劝进文，就是代表大臣请皇上加封自己为晋公、为相国的表章。阮籍再不能以醉酒为躲避，也不能拿玄言来遮挡，只好醉醺醺挥笔而就，违心地写下了劝进文。司马昭如愿得到了晋封。阮籍却精神彻底崩溃，每日醉眼朦胧地倚着牛车，捧着酒葫芦，任牛车漫无目的地游走。每走到路的尽头，他便下车痛哭一番，然后会再上车，回头继续游走，又到路的尽头，再哭。这样，不出两个月，他神消形毁，撒手人寰，45岁时走完了辛酸而苦难的人生历程。他为后世留下的诗篇和文赋，成为当时文学的代表作品。

向秀也离开了竹林。为了生计和后代，在本郡推荐下到京城入仕，被司马昭奚落了一番后，安排到边远的北方做了一个小官。要去上任了，他自洛阳乘船沿黄河顺流而下，到河内舍舟登车，绕道百家岩。他走进荒芜的嵇康旧居，走进这埋葬了他的青春、友谊、理想和生命中最美好时光的空宅。走近柳树下的锻灶，走进那片仿佛还洋溢着酒香琴声和才气的竹林……忽然，附近传来了悠扬的笛声，一股悲情油然而生，胸中迸发出一篇含悲带泪的《思旧赋》。在文赋中，向秀深情地追忆与嵇康、吕安的亲密交往，怀念他们的音容笑貌，感叹嵇康就义时的悲壮潇洒。文赋似刚刚开篇，却嘎然而止，是悲哀伤情而至于难以卒写？还是有所顾忌，害怕文字狱？后人不得而知，总之，这是一篇文学史上声名遐迩、意犹未尽的散文名篇。

向秀上任去了，后来被调回京城，先后任散骑侍郎、黄门侍郎、散骑常侍，从五品到三品，侍从皇上左右，平议尚书奏章。他做官只为俸禄，一门心思全用在做学问和教导儿子成长上。其长子向纯官至侍中，次子向愔官至御史中丞。

刘伶做了建威参军，依旧一日三餐，顿顿离不了酒。妻劝他戒酒，唯恐醉酒误事，招致杀身之祸。刘伶戒酒，说：我要向鬼神发誓戒酒，不过，要摆上五斗酒和肉。妻信以为真，便去买来酒肉，刘伶拈香跪拜了一番，捧起酒坛就喝，抓起肉块就吃，口里吟道：“天生刘伶，以酒为名。一饮一斛，五斗解醒。妇人之见，慎不可听。”最终被司马昭罢了官。罢官后，他便制做了一辆鹿车，车上装了酒，让人扛上铁锹跟着，他边赶车边喝酒，叮嘱家人：死，便埋我。他在忘忧酒园里，度过了余生。

阮咸在太守任上，除了公务便是饮酒弹琵琶，病卒。生有二子，长子阮瞻性情虚寡，在王戎举荐下，官至太子舍人，中年病逝；次子阮孚有乃父遗风，官至吏部尚书。

王戎是七贤中年龄最小的一个，也是官做得最高的一个。入仕后，很快跌落竹林之风，变成圆滑世故的官场不倒翁，礼法制度的卫道士，所以，他的仕途十分顺畅，由吏部黄门郎、散骑常侍，升为荆州刺史，然后官至侍中、光禄勋、吏部尚书。他少年时曾和父亲一样清贫，可到了晚年，他官做得十分潇洒，不揽权、不谄媚、不管事，却在经济上成了老财迷。他每天晚上与老婆灯下数算筹，计算他众多田园、水碓、店铺上的盈亏，连女儿出嫁、侄子结婚，他都不舍得花钱。也可能他的贪财

吝啬是一种官场的防身术吧，果然，司马炎政治上对他十分放心，让他当了掌管中央禁军和内廷管理的光禄勋，山涛死后，又让他任吏部尚书。八王之乱，不论谁夺了权，他都高官任做。直至司徒，相当于宰相。

山涛由于是司马氏的中表亲，他的官也做



的十分顺畅，且都是皇家亲信之职。先是奉车都尉，掌管皇帝车马，加封太常寺卿，掌管礼仪祭祀，为随侍皇帝左右的高参。76岁时升任右仆射，加光禄大夫，兼吏部尚书。他在吏部尚书任上，选才任人的方法公正有效，被称作“山公启事”。当年嵇康与山涛绝交，但山涛一直关心嵇康的后代。当嵇绍成人后，他举荐其当秘书丞，嵇绍做官一帆风顺，历任汝阳太守、豫章刺史、徐州刺史、黄门侍郎、侍中等职。后在八王之乱中，为保晋惠帝而丧命。山涛79岁病逝，埋在家乡武陟小虹村。皇帝感念其一生清贫，降旨为其后人建宅院一座。

嵇康一死，落英缤纷，生者各自走上了不同的命运。这不同的命运，源自他们不同的性格和人生终极追求。尽管他们曾经同入竹林，但那只是时事造就了竹林七贤。

